



# 乾隆与香妃



何仲禹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何仲禹 著



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乾隆与香妃传奇/何仲禹 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10

ISBN 7-80094-681-9

I. 乾…

II. 何…

III. 历史—民间传奇

IV. B9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38954 号

**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(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北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1 字数 380 千字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094-681-9/I.413

定价: 35.00 元 (上下册)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阙

夏夜沉沉，窗外鸣蝉低泣，声声揪心。

香妃夜不能寐，和衣伫立在窗前，静静地遥望夜空。心思早已回到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中去了。美好的往事如一缕缕过眼云烟，随同即将忘却的记忆，撕扯着那些不愿提及的伤痛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香妃从记忆中醒来，转身回寝宫，见乾隆皇帝一个人坐在小香桌前，默默地盯着她。

香妃请过安后，幽幽地说道：“皇上还是来了。”

乾隆说道：“朕真的让你感到那么讨厌吗？”

香妃语意坚决地说：“这是你的地方，你想来就来，但奴家的心属于自己，你是抢不去的。”

“好个心是自己的，朕拥有三官六院，美女成群，朕未曾见过妃嫔之中有谁敢同朕过不去的，朕喜欢你这刚烈的性格。”

香妃又说：“皇上当初就该把我处死，既然皇宫中有那么多女人等着皇上，又何苦在我身上来耗费精神。”

#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乾隆叹道：“朕自继位以来，最宠爱的女人莫过于孝贤皇后内察氏，可惜她去得太早了。朕的女人虽多，可从来没有一位能使我如此心动过，朕真心爱你，你却以为朕……”

“皇上，臣妾的心早已同我的夫君一起死掉了。”香妃噙着泪水，痛苦地说道。

“但你还是女人啊！你有你的需要，你身边不能没有男人的呵护，你不能就这样一个人面对沉沉的黑夜，忍受苦苦的煎熬啊！你需有人陪着你，和你说话，不是吗？”

香妃痛苦地说：

“皇上还是早些歇息吧！”

说完，独对窗外。

乾隆心道：“尚知道痛苦的人，其心一定未死，朕且再忍耐忍耐。”

傅安康、允祺两人被关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昏睡不醒。王善英、周杰，王芝芝三人走进茅屋。周杰道：“王堂主，不如将他们做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“万万使不得，不能伤害他们。”王芝芝焦急地说道。

王善英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也好，端一盆清水来。”

傅、允二人被冷水激醒，见自己五花大绑睡在一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阙

间茅屋里，眼前站着王善英三人，心里明白了许多。

允祺莫名其妙地嚷道：“芝芝，没想到你竟是打家劫舍的土匪，算小爷看走眼了。”

王善英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土匪！谁是土匪？”

傅安康听得这笑声非常耳熟，也大笑道：“王老头，原来夜闯皇宫闹事的那人是你。”

王善英狠狠地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朽，傅大人，委屈你了。”

周杰道：“他真的就是大内鹰犬？”

王芝芝也惊诧不已，没想到两位风度翩翩的公子哥，竟然是助纣为虐的朝廷走狗。

允祺仍不解道：“王老英雄，我们救你女儿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是为何？”

王善英道：“你问你的同党就知道了。”

王善英掏出一块刻有“祺”字的玉佩，说道：

“想必这是你的吧！”

允祺大惊：“此非君子所为，怎能随便掏人腰包。子曰：‘……’”

“不要子曰父曰了，老实告诉我，你可是个阿哥？”

王芝芝一听，心里惊道：阿哥？

允祺见事已至此，张口就要回答，傅安康拿身体去撞他，说道：“什么阿哥，八哥的，他是我北京城的一位好朋友，平时喜欢游山玩水，观风赏月，也不

是朝廷鹰犬。你们放了他吧，有事我一人承担，不要伤及无辜！”

“傅安康，傅大人，不要骗老朽了，这玉佩上明明刻有‘景阳宫主人’五个阴文，你以为老朽是睁眼瞎。”

傅安康大惊，急忙又道：“对了，那玉佩是我送给艾公子的，玉佩的主人确是景阳宫的五阿哥爱新觉罗·安祺。”

“不对吧！应该是爱新觉罗·允祺才对。你两个小毛孩，骗得了老朽吗？”

五阿哥允祺见对方什么都知道了，爽快地说道：“我就是五阿哥，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王善英会意道：“老朽见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阿哥了，算你还诚实，老朽就不为难你。芝儿，快给阿哥松梆。”

王芝芝赶紧解开五阿哥允祺的绳索，允祺对王芝芝道：“谢谢王姑娘。”

王芝芝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你别谢我！”

允祺脱了绑绳，又道：“王老英雄，请你将他也放了。”

王善英道：“放是要放的，不过还得委屈阿哥一下。老实告诉你们，老朽受朋友所托，专程到北京来拯救香妃，这次既然碰见你们二位，算你们倒霉！”

“拯救香妃！”允祺惊得瞪大了双眼。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阁

傅安康道：“允祺，你可要当心，这群人就是拦截兆将军囚车的匪徒，不要对他们客气。”

允祺见傅安康给他示意，让他趁机跑掉，那王善英也见了，说道：“傅大人，你就省心吧！五阿哥是跑不掉的，老朽早已点了他的期门穴。”

允祺忙调息运功，气沉丹田，竟感觉到真气涣散，全身酸软无力，知王善英所言不虚。允祺无奈道：“王老英雄，你莫不是想把我同香妃交换吧？”

“哈哈……阿哥毕竟是阿哥，老朽想什么你竟然猜得到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老朽正有此意，不知五阿哥愿不愿合作？”

允祺道：“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我劝你尽早把我们放了，免得大祸临头，伤及无辜，特别是王姑娘。”

“此言怎讲？”王善英道。

“王老英雄有所不知，皇阿玛风流倜傥，宁失半壁江山，也不愿失去一个美人，像香妃这样貌美异女，美压群芳不说，还香艳绝伦，皇阿玛岂肯将她放走。况且堂堂一朝皇帝，又岂能受人要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作此打算，早点回各自的家里呆着，免得龙颜大怒，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王芝芝听得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爹呀！五阿哥说得有理，不如将他们放了吧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给人方便给己方便，爹！”

周杰道：“堂主，师妹说得也是，既然香妃这么



#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命苦，我们就不要再去折腾她，即使救得出来，天下虽大，我们又能将她藏在哪儿呢？况且那香妃身上有一种特殊香味，不管藏在哪儿，鹰犬也是找得到的。”

乾隆在养心殿焦躁不安，允祺、傅安康失踪三天了，没有一点线索，满朝文武无不惊恐。傅恒来乾隆面前已经哭叫一回，更让他难受的是，傅夫人听说儿子失踪了，也一病不起，在府上不住地呻唤。

这时，阿伦多趋步入养心殿，禀道：“臣阿伦多叩见皇上。”

“阿伦多，可曾找得线索？”

“回皇上，臣派人搜查了全城所有的地方，未曾发现蛛丝马迹，听城门的士兵说，五阿哥和傅大爷三天前曾出过城门。”

“你可派人在城外搜查？”

“臣派人在城外方圆三十里搜查过了，也未见踪迹。”

“怪了，难道他们遁土不成。”乾隆纳闷了，自从香妃进京以来，皇城内连连发生意外，乾隆觉得这里边有名堂，莫非都是因香妃引起的。

“皇上，臣已下令扩大范围，在京城五十里范围内严加搜查。”

“阿伦多，那日夜闯皇宫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回皇上，这些人多半与香妃娘娘有关，但不知

是江湖上哪门哪派？”

“你再去仔细打听，看京城里最近来了哪些人物，快去。”

不多一会儿，傅安康被一群大内侍卫抬进养心殿，其中一个道：“皇上，奴才们在木兰猎场外一个小山沟里发现傅大爷，他已经昏死过去了，像被人点了重穴，奴才们解不开穴道，故将傅大爷抬进宫来，请皇上发落。”

乾隆上前查看，果见傅安康牙关紧咬，不省人事。乾隆担心五阿哥下落，急忙宣道：“快，传太医，再把兆惠、纪晓岚、傅恒给朕叫来。”

“喳！”

傅安康悠悠地醒来，见自己竟躺在养心殿的别院里，赶紧撑起，这才见床头黑压压站了一大批人。

傅安康惊道：“皇上，阿玛……”

傅恒狠道：“醒来就好，逆子，你把五阿哥带到哪儿去了？”

傅安康忙细说原委，乾隆听说是那说书女子的父亲所为，大惊道：“他们是什么来路？”

傅安康道：“那王善英曾夜闯深宫，为救香妃娘娘而来。”

乾隆道：“果然不出朕的所料，这一定是霍集占的余逆，朕非逮住他们，碎尸万段。”纪晓岚在侧说道：“皇上，臣以为先救出五阿哥要紧，傅贤侄，你

#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快说他们准备拿五阿哥如何？”

傅安康道：“皇上，微臣不能说。”

乾隆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敢不敢说的，朕恕你无罪。”

傅安康颤抖着说：“皇上，那王老贼扬言要拿五阿哥换……

“换什么？朕只要能救出他，要金银财宝有的是。”

“皇上，他们要香妃娘娘。”

乾隆拍着桌子，“大胆。”

兆惠忙跪地叩道：“皇上，眼下救阿哥要紧，皇上三思而决断。”

乾隆暴跳如雷，“可恨！可恨！居然有人敢来要挟朕，朕岂能饶他。”

兆惠等人吓得跪倒在地，半句腔也不开。那纪晓岚侧头小声询问傅安康，“傅贤侄，那王善英可是个蛮横无礼之人？”

“此人颇懂礼数，还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儿，五阿哥对那女子颇有好感！”

纪晓岚盘算一番，忙道：“皇上，臣有一计，可解五阿哥之困。”

乾隆道：“纪爱卿，你可知朕想些什么？”

“皇上，微臣跟随皇上多年，这件事就让微臣与傅大学士一齐来办吧！皇上只需……”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阙

乾隆道：“纪爱卿留下，其他各位爱卿就退下吧！”纪晓岚这才说道：“皇上，臣要借容妃娘娘一用。”

乾隆道：“借去何用？”

“微臣保证不伤娘娘毫发。”纪晓岚道。

乾隆道：“你不要给朕绕圈子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好主意，快讲出来。”

“皇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皇上没见那回营中的老老少少吗？还有新近来的巫山三怪。”

“朕明白了，纪爱卿，朕一时糊涂，意然这个主意都没想到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皇上不愿意做出这等事来，微臣甘冒砍头之罪，愿为皇上赴汤蹈火。”

出得养心殿，傅恒一路上对傅安康责备不停，父子俩回到学士府，傅夫人等在门首，见儿子安然无恙地回来，又惊又喜，抱住儿子说道：“急煞娘了，孩子，你去了哪里。”

“娘，孩儿让您担忧了。”

一家三口人坐下来，傅恒对傅安康仍不停地指责，说道：“竖子不肖，好端端的呆在皇城，偏要跑出去，这下惹出大祸可好了。”

“老爷，你就不要责怪他了，孩儿年轻不懂事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”

“夫人，你不要为这逆子说话，都快成家立业的

#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人了，整天还只想到游山玩水。”傅恒怒气难消，骂个不休。

傅夫人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人刚回来你就唠叨不停，息着吧，对了，儿子，前日明珠格格、玉珠格格到府上，来找过你，那两个孩子可真乖巧，你有空啊！可得去谢谢她们。”

傅安康听说明珠、玉珠来过，才记起他们有个约会，不想天有不测风云，好端端的聚会叫王善英这个老东西给搅和了。傅安康咬牙切齿，心道他日若有机会，定将王善英千刀万剐。

在京城外一座豪宅里，王善英正召开群雄大会，王善英道：“各位，此次为救圣女，我们白莲教损失了五十多位弟兄，但总算按计划得事，抓住了乾隆老贼的宝贝儿子允祺。那乾隆必定派人来营救，大家这几日可得当心，切记不可疏忽大意。”

“谨遵堂主吩咐！”

“好了，大家依计划行事吧！”

王芝芝当晚给五阿哥送饭，见允祺并未因拘留他而迁怒于她，反而对她彬彬有礼，不觉对他怦然心动，回到房中，一直到三更鼓响过，她才昏昏地进入了梦乡——

她又回到济南老家，时逢中秋佳节，仆人们置办了新鲜的果蔬和什锦糕点，厨役们做了丰盛的晚餐。

在一轮明月当空的时候，父亲命家人在院中设下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阙

香案供桌。案上摆满了香炉、烛台和各式各样味美色鲜的食品。芝芝看见月下供桌上的烛灯明亮，香烟缭绕，感到新奇，正在这时，几个女婢上前扶住她，给她盖上大红头帕，扶她到烛台前，像是跟人拜堂成亲，她透过罗帕缝隙，偷窥身边的情郎，那情郎竟也在瞧她。她惊奇地发现，那人竟如此熟悉，但又想不出他是谁。突然，那男人的脸变得狰狞，并向她扑了过来……

王芝芝从梦中醒来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她怔怔地望着窗外，思量着刚才的怪梦，竟再也睡不着了。

王芝芝穿好衣服，走出厢房，在庭院中走动，想起五阿哥允祺，于是她来到拘押五阿哥的客房，守卫在外边的教徒见王芝芝过来，赶忙给她请安：“大小姐好！”

“本小姐要见见那人。”

王芝芝说罢，推门进去。

允祺一如在皇宫一样，正捧着书准备通宵夜读。见王芝芝进来，忙揖道：“大小姐夜半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“夏夜闷热，夜不能寐，见你房中灯烛通明，故过来瞧瞧，你在看什么书？”

“近人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，好书，好书！”

“好在哪儿？”王芝芝道。

“千红一窟（哭），万艳同杯（悲）啦！”

“作何解释？”王芝芝问道。

允祺也不正面回答，独自吟道：“好个林妹妹，知道这‘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’的大观园，却是‘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’的场所，好个‘入时十六今六十’！好个宫怨！……”

允祺仰望着窗外夜空中点点繁星，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，叹道：“多么让人感动的悲剧，这么好的一群可人儿，毁掉了好可惜！”

王芝芝见允祺陶醉在《红楼梦》的意境中，越发被他的呆气打动，幽幽说道：“艾公子，我还是叫你艾公子吧！再等两天你皇阿玛就派人来调换你了，既然我们相识一场，你又会舞文弄墨，真是幸会。”

允祺被王芝芝的话激得心动不已，这两日来，王芝芝对他呵护备至，又是端茶送水，又是陪他聊天，完全没把他当囚徒。他何尝不感动呢！

允祺出神地瞧着王芝芝，见她那淡抹轻施的玉颜，那身淡妆素裹的打扮，想到她那冷峻孤傲的性情，偏巧又取了个“芝芝”的芳名，不由得来了灵感，便道：“在下赠你一幅字画，姑娘可否笑纳！”

“求之不得。”王芝芝惊喜地说道。

王芝芝让人拿来笔墨。

允祺铺开宣纸，操起小狼毫蘸饱墨，抬头瞟了王芝芝一眼，凝思片刻，左手按住宣纸，右手握笔刷刷点点，一蹴而就，填了一首〔洞仙歌〕：

## 十五、洞仙歌阙

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玉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；人未寝，倚枕钗横鬓乱。起来携素手，庭中无声，时见疏星河汉。试问夜如何？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峭崖危岫。但屈指，春风几时来，又难料，流年暗中偷换。

他把笔搁在砚台边上，说：“你来看像不像？并请为这首词立个题目。”

王芝芝看了那首墨迹未干、淋漓洒脱、异香扑鼻的[洞仙歌]，仔细地琢磨着：“冰肌玉骨”，这极高的美誉，明里写花，实则喻人，妙！王芝芝不由地冲着镜子，看看自己的衣着，略微点点头儿，想“自然是影射我了。这大概是想来捉弄我了。”且看下文，“倚枕钗横鬓乱，……时见疏星河汉”，不由得暗自惊道：这小白脸竟知本小姐心事，看到这儿，她的香腮不禁泛起红晕，说：“艾公子，奴家如何当得起，羞死人了。”接着又说道：“只是孤傲清奇，高处不胜寒苦，没了人情冷暖，终究名花无主！写得未免冷艳点了。”

“姑娘冰雪聪明，既知词中大意，就请立个名吧！”允祺笑道。

“人生短暂，犹如白驹过隙，既爱高寒，又难奈凄凉冷清，我看标题就叫《咏寒仙》吧。”

允祺高兴地点头说：“正合我意！”便把阙词递给王芝芝，说：“就把他送给王姑娘，实在不成敬



## 乾隆与香妃传奇

意。”

王芝芝接在手里，又展开爱不释手地看着，她像从那词中窥到五阿哥的心灵似的，直言道：“艾公子既是凤子龙孙，却雅淡脱俗，不喜世间鹅黄朱紫的富贵花，偏爱孤寒冷僻的雪中灵芝，性情真的是古怪了，多么令人费解？”

允祺霍地站起来，拍着书桌，说：“什么凤子龙孙，皇阿玛惯红依翠，奢华糜烂，我早就看不顺眼，我早就厌恶了。”

王芝芝道：“我父亲这次把你抓来，你不怪他吗？”

“不怪，不怪，香妃娘娘进宫后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人见犹怜，若你们真的将她救出宫去，也不失为了一件功德事，只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只可惜你们难成此事，弄不好还有杀身之祸。”

“你不要在这儿危言耸听，本姑娘不相信，你阿玛竟置你不顾，愿为一个活死人搭上阿哥一条命。”王芝芝道。

“皇城内高手林立，耳目遍布，说不定你们早已被人探得行踪。”

王芝芝回到房中，把允祺的词作又拿起来细细品味，虽则早已背诵如流，还不忍释手地一边抚摸，一边酝酿着为《咏寒仙》谱写曲子。她再一次揣摩每一